

## 第七回 遭貪酷屈打成招

詞曰：

生死從來有命，無緣空想嬌娥，千方百計起干戈，再將大盜扳他。恰遇剝皮縣令，縱然鐵漢才過。書生漫無生活計，暫時且受煎磨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且說平君贊雖恨莽兒殺差了對頭，又不好聲張此事，難為莽兒。悶悶不樂，踱進踱出，再想不出一個弄殺琪生之計。且自出門走走，恰好遇著兩個捕人鎖著一班強盜走過。不覺計上心來，便想買盜扳答琪生。遂尾著強盜，到了縣前。扯過捕人，尋個僻靜去處，問這盜首姓什麼。捕人道：「在下也不知道他什麼名字，人都叫他馮鐵頭。相公問他何干？」君贊便將心事對他說明，許他重謝。

捕人轉身便與馮鐵頭商量道：「你今一見過官來，衙門內有許多使費、監內有許多常例要分。我看你身無半文，也須生發些用用，方不受苦哩。」馮鐵頭道：「縱如此，咱又無親戚在此，錢銀從何措備？只好拼命罷了。」捕人道：「我倒為你生發一路在此。你若依我行去，只用一二句話，吃也有，銀子也有。」馮鐵頭道：「好個慈悲的差公。咱在江湖上，人也殺過多少，何難沒兩句話？你請說來。」捕人便將扳害祝琪生做窩家的事教他道：「官府如夾打你的時節，你便一口供出他來。你的衙門使費，監中用度，都在我身上，一文都不要你費心。」馮鐵頭道：「多承感情，敢不領教。」

捕人見已應允，就往復君贊道：「強盜已說妥了，須得百金方好了事。你若要處個死情死意，縣裡太爺也須用一注，方能上下夾攻，不怕他不招認。」君贊道：「此番自然要處他一個死，斷不可放虎歸山。」一面拿出銀百兩，與捕人看看，道：「占堂馮鐵頭果然招出祝琪生，琪生一到官，你便來取此銀子罷。」一面收拾二十名長夫，煩煩一最用事的書房錢有靈送與孫知縣，要他不可因琪生是鄉紳之子，又是秀才，輕輕發落，必須置之死地。

卻好孫知縣是有名的賊官，又貪又酷，百姓送他一個大號，叫「孫剝皮」。凡告狀人尋著他，不但咬他一口，直到剝他的皮，方才住手。至於強盜所扳，極是順理的事，一招一夫，怕他不招。自得了彩頭，遂立刻出簽，拿窩盜犯生祝琪生聽審。

差人忙到祝家門上問：「祝相公可在家麼？」管門的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要見相公做恁事？」差人便道：「我們是本縣大爺差來的，不知何事請相公立刻過去一會。」祝公聞言，對兒子道：「來得詫異，我與縣尊素不往來，又非季考之期，名帖也不見一個，忽然來請？還須容個明白方行。」奈外邊兩個差人催得甚緊。琪生對父親道：「諒無大事。待孩兒去走走就回。」隨即出來，與二人同行。那差人也並不要祝家一盅茶吃。

看官，你道天下有這等不要錢的公差麼？只因棗核釘已送過差人十兩銀子，說道「不要得祝家分文，決要立時帶他落地，不可被他知風逃脫」的緣故，所以即刻騙到縣中。恰好孫剝皮坐堂聽審，一面叫監裡取出馮鐵頭來，與琪生對質。

琪生初意走上堂來，正要與縣尊行禮，及至跪將下去，差人忙稟「犯生帶到！」知縣泰然不理，反將案桌一拍，道：「好個詩禮之家！如此清平世界，何故窩藏大盜？」琪生聞言，猶如青天霹靂道：「不知此話從哪裡來的？生員閉戶讀書，老父休養在家，平素不交面上可疑之人。老父母此言必有差誤……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牢中早帶出馮鐵頭來。剝皮便道：「這不是你窩的人？差與不差，你自問他。」琪生遂向馮鐵頭亂嚷道：「我從不與你識面，是哪一年、哪一月窩你的？好沒良心傷天理！必是名姓相同，扳差是實。」馮鐵頭道：「一些不差。你假不認得咱，咱卻真認得你。滿縣多少人家，咱何不扳別人，獨來扳你？你自去想一想，必有緣故。請招了罷。」

剝皮見琪生不招，便道：「不動刑是決不招的。且帶起收監，待我申過學院，革退衣巾再審。」立時申文革去秀才，重提細審。此審竟不問虛實，先打三十六板，然後連問：「招也不招？」琪生打得死而復生，哭訴道：「毫無蹤影之事，如何招得？」剝皮又不許他再開口，便叫夾起來。立時雙夾棍一百敲，已是昏跪在地下了。看官，你道一個幼弱書生，如何當得如此極刑，自然招了。剝皮便叫立刻圖招，同馮鐵頭一齊監候不題。

且說祝公見兒子屈打成招，正在憤急之際，適值鄭飛英來望，說及此事，大為不平，道：「太平之世，豈為盜賊橫扳，吾輩受屈之理？明日待小姪約些學中朋友，吵到縣中去，問那孫剝皮，如何昏瞶至此？我輩可以魚肉，小民一發死了。老伯不必憂慮。」

一逕別了祝公，先主見平君贊。說及琪生被盜扳之事，「吾兄可聞得麼？」君贊道：「怎不知道？但別的訟事可為祝兄出辦，若說到窩盜二字，當今極重的盜案，斷管不得的。那問官倘若說道『你來講情，分明是一伙的』，如何是好？」飛英道：「祝兄是被盜所扳，又非圖財害命真正強盜，保舉何害？」君贊道：「窩家更不可保。倘若強盜見我們出頭強保，他懷恨在心，不叫同伙的來打劫我們，便再來扳起我來，不是當要的。只可送些酒食進監裡去問候他，便是我輩相與之情了。兄請細思之。」

鄭飛英見他言語甚淡，便立起身道：「小弟一時不平，且為吾輩面上，不可壞了體統，已約了通學朋友，動一公舉呈子。吾兄不來，恐為眾友所笑。」君贊道：「小的來是決來的，但不可把賤名假呈頭。近日功令最惱的是公呈頭兒，況且祝兄已自認了，公呈恐未必濟事。」飛英道：「呈頭自然是我，豈有用兄之理。只求兄即日早些帶了公服在縣門首會。」一拱而別，飛英再往各朋友處一聯。

次日，先在縣門外候齊了眾友。待孫剝皮升堂，眾友一擁而進，鄭飛英拿著呈子，跪稟道：「生員們是動公舉的。」剝皮接上呈子一看，是長夫坑儒，道學不平事。便道：「諸生太多事了，豈不聞聖諭：『凡是不平之事許諸人，不許生員出位言事。』況且強盜重情，更不宜管。祝琪生窩盜，諸生自然不得而知。本縣亦不敢造次成招。已曾申詳過學道，革去衣巾，方才審定。與眾生員何干？」鄭飛英道：「祝琪生朝夕與生員輩會文講學，如何有窩盜之事？還求老父母細察開釋，不可聽強盜一面之詞，至屈善良。」剝皮怒道：「據你所言，強盜竟不該載有窩家的了，律上不該載有窩家的罪款的了。本該將公呈上名姓申送學道，念你等為朋友情面上相邀，得他一個感激，便來胡鬧，姑不深究，請自便罷。」

眾人知不濟事，皆往外走。鄭飛英還立著道：「天理人心，如何去得？」那孫剝皮道：「眾生員俱退避。」

盜，你也知情的。」鄭飛英見他一片歪話，只得恨恨而出。獨有平君贊樂殺，一路自忖道：「真正錢可通神。若不是這二十名長夫在腰裡，哪能夠如此出力。琪生此番定中我計了。」

到家忽想起鄒小姐來：「如何生個法兒，騙得她到手，方遂吾之願。」適值王婆婆走到，說起小姐要討一個丫鬟，「倒有個與絳玉姐一樣的在此，只是身價也要與絳玉姐一樣，不知相公可要麼？」君贊道：「相貌果像得絳玉，她的身價尚在，就與她罷了。但不知是哪一家的使女。」王婆道：「說也可憐，就是鄒澤清老爺家的。他因遭了人命官司，對頭狠得緊，把家私用盡，到底不能出監。小姐無計可施，只得兩個丫頭，入賣一個為衙門使用。」

君贊聞言滿心歡喜道：「妙極，巧極。鄒小姐機緣恰在這個所在了。」遂與妹子說道：「我原許你討個使女。今日王媽媽來說，有一個與絳玉一般的，即將賣絳玉的原銀與你討來。你意下若何？」那婉如含笑道：「人是要的，悉憑哥哥主張便了。」王婆遂同了平管家到鄒小姐處交足銀子，就要領素梅上轎。

誰知輕煙、素梅俱是小姐朝夕不離，心上最鍾愛的。何獨把素梅來賣？但輕煙一來因他母舅吳宗衙門情熟，鄒公上下使用，全情於她。二來有她母舅在彼，監中出入便利。三來留她做伴小姐，意不寂寞。千思萬算，只得將素梅賣些銀子救父親之命。

三人久已商量定的，但今立刻起身，自難割捨，三人哭做一團，自午至西，只是不住。連做媒的也傷心起來，不勝悽愴。倒是素梅抹了眼淚，朝小姐拜別道：「小姐不必悲傷了。我與小姐不過為老爺起見，況又不到遠處去，日後還有相見之時，也不可料得。我去罷。」又與輕煙作別，道：「我去之後，小姐房內無人，全煩姐姐服侍。我身雖去，心是不去的，定有重逢之日，且自寬懷。」竟上了轎，到得平家。

一進門來，見了平君贊便知不好了。心中刀刺一般，自忖：「此人是我與輕煙姐的對頭，怎我偏落在他手裡。當日那樣凌辱他過的，今在他門下，自然要還報了。但我辱他不過一時，他要辱我何日得完？」又轉一念想道：「我原以身許祝郎的，祝郎已不知下落，總以一死完我之願便了，怕不得這許多。」遂大著膽，竟上前去見禮。

裡邊聽得買的人到了，婉如與陳氏，都走出來見禮。素梅逐位叩頭完了。陳氏一見素梅姿容體態，醋瓶又要發作了。便開口吩咐道：「你是姑娘討來做伴的，以後只在姑娘房裡，無事不必到我房裡來，不可與我相公講話。他是沒正經的人，恐有不端之事，我是不容情的。你初來不曉得我家法度，故先與你說聲。你隨了小姐進來罷。」

此時君贊聽了妻子這一片吃醋的話，本心要與素梅理論，話未出口，當日嚙冀剪髮的臭氣都不敢發洩出來了，紫著面皮隨即吩咐她到姑娘房裡去。竟像天上降下一道赦書來，不勝歡喜，素梅即隨了婉如到臥房裡去，烹茶送水，疊被鋪牀，還比絳玉更細心更慇懃。弄得個婉如非常之喜，頃刻不離。因問素梅道：「你可識字麼？」素梅道：「筆墨之事，自幼陪伴小姐讀書，也曾習學過，但是不精。」婉如道：「既是習過的，在我身邊再習習，自然好了。」素梅道：「若得小姐抬舉教誨，感恩不淺。」自此兩人十分相得，竟無主婢體統。

但是，囊核釘臭氣未出，後來不知肯獨放素梅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